

怀念——
记录、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

线索征集: E-mail: www.85193207@126.com
征集电话: (0531)85193207

婆婆是个令人敬重的老人

□李文涛(82岁) 口述
张刚 整理

婆婆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人长得清秀,大大的眼睛,性格开朗直爽,敢说敢做。但她的一生却遭受了无法言说的磨难和委屈。这个性格开朗的人,对自己一生的不幸既不能说什么,也无力做什么,想起来就让我们子女感到难过和伤感。

公公婆婆的老家是临沂郯城县马头镇,婆婆育有七个子女,四男三女。抗日战争爆发后,公公为了革命奔赴延安,走之前叮嘱婆婆“绝不能让儿女们当汉奸,要让他们参加抗日打鬼子去”。

自公公到延安参加革命那一天起,婆婆遵照公公的嘱托,完全担负起家庭重担,而且教育几个子女都走上了革命道路,于1938年先将大女儿(时年16岁)、大儿子(时年14岁)、二儿子(时年12岁)送入我抗日的八路军军队中,1944年又将14岁的三儿子送入我八路军抗日部队,解放战争中又将二女儿、三女儿送入解放军部队中,投入到打老蒋的全国解放战争中。在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又把年幼的小儿子送进随军子弟小学,到小儿子大学毕业后也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老家,婆婆自己也参加了革命,进入解放军随军子弟小学当了保育员,解放后随单位转至中国科学院幼儿园做保育员,1953年退职为随军家属。一双小脚的婆婆紧跟革命的足迹,给儿女做着为人做事的榜样。

在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的战乱岁月中,婆婆总是跟随部队,辗转于鲁西南临郯滨海地区,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那时生活艰难,她讨过饭,卖过煎饼果子,还给部队首长看过孩子。即使这样艰难,她也从没有怨言。

1938年八路军第一次解放家乡,婆婆就当选了郯城县第二区妇救会长,宣传抗日,抢救伤员,组织识字班,自己也学会了写字。值得一提的是,罗荣桓和陈毅两位元帅,率部经过家乡马头镇时都相继住在婆婆家里,因为婆婆全家都是参加了革命的“堡垒户”,安排在我们家住是最放心的。

在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中婆婆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期盼全国解放后能与公公团聚,为此她只要见到认识的解放军老乡就打听公公的下落。但是多年的苦苦寻找,最终得到的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为公公多年在外打仗,没有音讯,与家乡的老婆孩子失去联络,经组织批准,他已与人另组织家庭。

想来,望穿秋水的婆婆得到这样的消息,心中该是如何痛苦和无助。经过大女儿从中联络,公公与婆婆最终见了一面,虽然公公表示了对婆婆和子女的愧疚,但婆婆面对如此意外又能说什么,又能做什么?只有默默地面对现实接受现实。因此

逝者档案



●姓名:高颂卿
●终年:74岁
●籍贯:山东郯城
●生前身份:随军家属

积郁成疾,1960年患了乳腺癌,幸而发现得早,进行了手术治疗得以康复。

唯一使婆婆感到欣慰的是七个子女都非常孝顺,考虑到婆婆做过手术,几个孩子都想把婆婆接到自己家里,让她安享晚年。婆婆心中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考虑到住在女儿家不方便,就选择到南京部队歌舞团工作的二儿子家中,那里气候好,而且可以看歌舞团演出,可以排遣一下心里的苦闷。

一段时间以来婆婆一直定居在二儿子家中,但每年也总是轮流到其他几个子女家中居住一段时间,婆婆表面看好像也想开了,这样平平静静地生活几年,谁又想“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厄运又降临到婆婆头上。

公公的家庭是地主成分,公公年轻时在北京大学学习,因参加学生运动被通缉,不得已弃学回家教书,家中一切经济活动由其大哥管理。公公1926年回家后,即与当地地下县委取得联系,并参加了地下党组织领导的读书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在1932年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公公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被国民党追捕的我地下党县委副书记刘谐和同志,把刘谐和藏在家中,并为其外出观察情况,帮其化装,资助路费,护送出城,使刘谐和同志安全脱险。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公公带领两个妹妹、一个侄子、一个侄女一起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队伍。

婆婆家乡于1948年解放,1950年进行土改,由于

公公、婆婆及七个子女都已在抗战初期脱离地主家庭在外地参加革命斗争,过的是供给制生活,因此当地农会决议并报县委批准,不但未划地主成分,反而按革命家庭待遇给公公婆婆及七个子女分了九间房子。

“文革”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颠倒敌我关系,把公公作为地主分子进行了批斗,并将其迫害致死(于1978年平反昭雪),因此也累及了婆婆和他们的子女们。造反派头头得知婆婆在南京部队的二儿子那里,竟然致信南京军区要求把婆婆撵回老家。部队领导明知婆婆不是“地主婆”,但迫于大环境的压力只好让二嫂把婆婆送回老家安置(而不是遣返劳动)。

当二哥把公公的事告诉婆婆时,婆婆当时泪流满面,但又异常坚定地说:“咱们还是要跟共产党走,回家就回家,贫下中农是了解咱们家情况的。”这就是一位老解放区妇女的觉悟。

婆婆就这样又回到了郯城老家,在老家生活了三年多。在这段时间里,当时的大队党支部和乡亲们并没有把婆婆当地主对待,反而对婆婆非常照顾和关心。我回老家看望婆婆时,当时大队支部书记对我说:“马头镇第一次解放时我是儿童团长,徐大娘是妇联会长,后来就一直在外地随军进行革命活动,怎么能按地主对待她,我们给她双军属待遇(当时二哥、小弟都是现役军人)。”村里逢年过节都给婆婆敲锣打鼓送来慰问品和大红花。老区人民没有忘记婆婆在革命年代的贡献,这让我们子女非常感动和欣慰,这是真正的血浓于水的亲情啊。

1978年,中国人民银行对公公做出平反昭雪的决定。可婆婆已于1974年不幸病逝,婆婆没有等到公公平反昭雪的那一天就遗憾地走了。可以说婆婆是带着一生的委屈走的。如果有冥冥世界的話,婆婆在九泉之下又能说什么,做什么呢?婆婆心灵上的伤痛真的不是儿女们所能抚慰的。

在我们儿女心里,婆婆是个伟大而坚强的女性,当年毅然决然地送丈夫、小姑等五人远走延安,那是何等的勇敢,全马头镇一家五口人在延安参加革命工作的也唯有婆婆一家。丈夫走后一个三十多岁无依无靠的农村妇女,领着七个懵懂无知的孩子东躲日寇追杀、西避国民党反动派追捕,当时克服了多少困难又经受了多少惊吓!难能可贵的是,她自己毅然投身革命,用一双小脚走遍鲁南苏北大。敢说敢当的婆婆,在革命的道路上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可她自己又能忍能让,把自己的个人幸福放在了最低最后,以致在我们子女心中都留下不小的遗憾。不管如何,她在我们子女心中是一个大无畏的英雄母亲。

伟大的婆婆,坚强的婆婆,您永远是儿女们心中的丰碑。

怀念

□王新涛

高玉山是村上的能人。高中毕业的他,写得一手好字,全村的春联几乎全出自他手;他会木工,自家的家具自己做,邻家的家具他给修;他懂家电,谁家电视不出影了,不出了声了,必定找他。人称“百家子弟”的他,却就是说不着媳妇。

玉山幼小丧父,患有眼疾的娘,又哭瞎了眼。姐姐出嫁后,家里地里全靠他。提亲的不少,一访就散,一看就欠,急得娘天天以泪洗面,一心要自杀。娘要自杀,吓得玉山地不敢下,如须外出,要请东邻西舍的大娘陪着老娘。

本村的丽华是玉山初中同学,虽深深爱着玉山,但父母死活不同意,说:“你嫁玉山,就别认这个娘!”

丽华见玉山一天天消瘦,心中难过,咬咬牙告诉爹妈:“老高家我嫁定了,二老可以不认我,可我一定孝敬二老。”

没有车辆,没有嫁妆,也没有送亲客,办完结婚手续,丽华就来婆家了。在外人看来,丽华是空身出嫁,但玉山娘俩知道,丽华有一份珍贵的“嫁妆”。

新婚之夜,丽华是在两处度过的。上半夜,她把玉山叫进娘的房间,面对婆婆和丈夫,亮出了自己的“嫁妆”。那是丽华早已制好的家庭计划。针对婆婆双目失明的困难,丽华说,饭由她做,衣由她洗,婆婆的洗脸水洗脚水由她打;这些事用不了多少时间,余下的时间,她下地管理庄稼。咱家有个木业厂,这几年因玉山无空管理,落了个半死不活。从明天起,玉山的主要任务是整治小厂。咱二人不在家,娘有两难:一是喝水难,摸着倒水叫人放不下心;二是去厕所难,途中绊倒了怎么办?这些事好解决:明天去买个不锈钢加热壶,咱提前把水烧开,切断电源,娘自己用;去厕所的道,咱铺上防滑地板砖,贴一边加个木制扶手,娘去时右手扶着走,回时左手扶着来,比拄拐杖还保险。

媳妇一席话,说得玉山激动,

有一种爱叫习惯

□刘宇尘

爸妈是1990年结婚的,他们各自的初恋。

那个年代,结婚,意味着一个新生的,意味着要共同牵手共同努力。不管外界怎么变,小日子还要过,柴米油盐、锅碗瓢盆,我的爸妈一路走来,甜蜜过、痛苦过,吵过架、也闹过离婚,但最后无一例外,都以和好结局。

记得小时候,每次都在他们吵架时,看见他们指着我向对方喊:不过是不想让小尘尘受苦,才这样勉强和你过的!

在我眼里,爸妈完全没有影视剧或小说中爱人亲密的举动:出门散步不牵手;没有专属的爱称,甚至从来不叫一声老公老婆;没有海誓山盟或是哪怕一句承诺;没有任何爱人标志的东西……又因为妈妈是人们眼中的“女强人”,风风火火,特别不擅长肢体接触,拥抱都难得一见的,更别提没事打个kiss了。那时的我真的以为他们是为了我这个孩子才在一起不分开。

如今我长这么大了,爸妈还是过着小打小闹的生活。日子一成不变地流淌着,爸妈的生活在我眼里更像杯不咸不淡的白开水,从没有蛛丝马迹让我感动。

然而就在那天,一件小事,却让我意识到了被我忽略的另一面——

那天爸爸去看望奶奶,谁知没过一个小时,爸爸就匆匆赶了回来。一问是因为爸爸

讲得婆婆泪流。这是怎样的媳妇啊!一进门就把事情计划得如此周到,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工夫呀。

丽华是位吐词唾沫砸个窝的人。次日一早,婆婆起得特别早,刚一下床,洗脸水送来了。婆婆要去做饭,丽华说饭已做好了。问玉山呢?媳妇说买壶去了。早饭过后,夫妻合作,一道木竹合成的扶手做好了。扶手的一边是平坦的地板路,婆婆在媳妇的指导下来回走了两趟,感觉比人扶着都好。

一天晚饭后,娘把儿叫到床前,把想要孙子的话说给儿子。儿子告诉娘,不是丽华不能生,是她现在不想生。不想生三个字,刺疼了娘的心,她把媳妇叫来了,要问个明白。丽华告诉娘,她听人说娘的眼还有治好的希望。娘一辈子又当爹又当娘,吃苦受累不容易,花钱再多,也得试试看。说着,她把一张存单递给了娘:“娘,这是5万,再攒5万,咱就上北京。”

娘再也忍不住了:“孩子,娘糊涂啊!亏心啊!娘对不住你啊!”娘的泪,媳妇的泪,儿子的泪流在一起了。

半年后,玉山一家连同姐姐,真的去了北京。经过十多天的治疗,婆婆的眼疾虽未痊愈,但右眼视力达到1.2以上。四口人高兴地在北京玩了五天。回家的那天,村里比唱大戏还热闹,亲戚、邻居都来祝贺,婆婆一个劲儿地夸媳妇,夸得丽华直向姐姐身后藏。

欢乐声未尽,媳妇又与婆婆“顶嘴”了。问题出在“盲道”上。媳妇要拆,理由是留它无用;婆婆不让,说留个纪念。事情闹到村委,村长说:“不光不能拆,还得保护。”结果又让玉山刷了一遍漆。并在高家大门挂了块“孝教育基地”的牌子,村里人不管谁娶了媳妇,新婚夫妇都要听高老太太讲“盲道”的故事。

天兴生团杯
孝行齐鲁·爱在人间
《婆媳好故事》有奖征文
长篇小说 短篇小说 散文 诗歌
主办方:齐鲁晚报 山东电视台 山东电视台山东电视台
协办:山东临沂天兴生集团

感冒咳嗽,奶奶大病刚好身子弱,怕传染给奶奶,所以不敢久留。

对于爸爸的病情,妈妈只是应了声,便继续和我一起吃饭。饭毕,收拾好碗筷,我便沉浸到了电脑中,谁也没注意到厨房里不知在忙活什么的老妈。

直到传出“砰!砰!砰!”砸东西的声音,我才敲了门进去,一进厨房就被塞进一块拇指盖大小的冰糖。抬头发现妈妈正在敲整块大冰糖,一边炉子上的汤锅正冒着热气呢。

“干吗呢?”

“给你爸煮点梨水喝,砸点冰糖提提味。”妈妈如是说。

妈妈没刻意掩饰什么,甚至在爸爸问起时,也只是自然地回了句,“熬了点梨水,待会自己去盛。”

显然老妈为老爸做这些不是刻意的,或许只是一种习惯。但这习惯的背后却是一种比华而不实的言语来得更实在的爱。因为我看到了他们为对方担惊受怕的一面,看到了超过华丽语言的爱。这是一种点滴间的关心呵!这是一种踏踏实实安心来过日子的爱!

我的老爸老妈,他们是夫妻、是爱人,没有血缘却有着胜过血脉承传的相连。

他们的爱,沉淀了二十一年,这二十一年的相互扶持牵绊,最终形成习惯的是关心,是温暖,是爱,更是一种如同自己身体一部分的存在,存在于以后的人生中,越积越浓,历久弥新……

投稿邮箱: www.3207@163.com

人间